

# 句末“不就 X 了”构式的 形义表现与反意外功能<sup>\*</sup>

## ——兼论反意外与意外、解—反预期以及反问之关联

陈 禹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提要** 句末“不就 X 了”构式结构固化程度高,意义较为虚灵,给语用分析带来困难。对比相似结构以及句末“就 X 了”构式可以分别获得其形式与意义两方面的区别性特征。从自预期、他预期与常理预期的验证可推断,句末“不就 X 了”构式不仅排斥反预期,更是对反预期乃至由反预期带来的感叹、疑问、否定等意外特征的逆反,因而可定性为反意外标记。反意外功能的确立可以较好回应形义表现中一些纠结之处,并从中管窥反意外与解—反预期的异同,以及反外在反问句之中的浮现机制。

**关键词** “不就 X 了” 反意外 轻说 意外 解—反预期 反问

DOI:10.13724/j.cnki.ctiw.2021.01.006

### 一 引言

现代汉语中有一类位于句子末尾的构式“不就 X 了”,比如:

(1) 你把所有衣服都穿在身上乘飞机,不就行了。(亦舒《一把青》)<sup>①</sup>

这类句末构式中,构件“不”“就”“了”不可省去,否则,要么句子不能成立,要么句子的意思会发生变化。成分 X 高度受限制,一般为单音节词“行、是、好、得、对、完、有、成、结、够、算”等,有时也会是双音节词“可以、没事、知道、晓得、明白、清楚”等。单音节较多,BCC 语料库中单音节与双音节的例句比是 1164 : 606,接近两倍。

殷树林(2007)最早对此类构式进行研究,将此类构式归入“不就 VP”,认为“不就 VP”意思等于“就 VP”,作为表示结果的反问句。不过“X 了”是否是动词短语 VP 尚存争议,因

<sup>\*</sup> 本研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019WKYXQN005)的资助。华中师大语言所刘彬老师与华科中文系刘林旭、余倩文、郭诗雨、汪悦、戴姗姗同学提供了无私帮助,《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修改意见,作者受益匪浅,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舛误,作者负责。

<sup>①</sup> 若无特别注明,本文语料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CC)。鉴于微博语料不够规范,应用文语料出处难以确认,故主要以文学语料为主。

为“好了”“对了”这种情况也可以看作形容词短语。并且有时候“不就 X 了”不能直接替换成“就 X 了”,比如殷文中的例句:

(2)我觉得这事可以干,挣了钱咱捐残疾人一笔不就完了。(王朔《玩的就是心跳》)

这里的“不就完了”不能直接替换成“就完了”,同时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不”加上“就完了”,构式本身浮现出不同于构式构件简单相加的构式义。值得一提的是,“不就 X 了”的反问存在典型与边缘的区别,重要证据是 BCC 多领域语料库中有 991 项句末“不就 X 了”以问号结尾,但还有 779 项以非问号结尾。尽管语气缓和的反问句,句末可用句号(冯英,2000: 36—37),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反问句跟陈述句已经相当接近。即使归入反问句,也不是典型类型,而是边缘类型,边缘类型虽是由典型类型发展而来,但极有可能也发展出新的意义与功能。

郭奇军(2012)对殷文做出了回应,在构式语法的框架下对“不就 X”的构式义做出解释,认为其表示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态度,即说话人认为某人或事物不重要,郭文称作看轻意义,并且从汉语史角度分析了“不就 X”源自“不就是 X 吗”,从单纯的反问,到浮现出看轻意义,再到“就”逐渐轻声化以及“吗”的脱落,看轻意义增强。看轻意义的表述一针见血,只是郭文之中,“不就 X”不限于句尾,并且 X 的取值可以是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等,而所看轻的对象根据作者的分析就是 X,比如:

(3)不就个副厅级干部,牛什么牛!(引自郭奇军,2012)

根据作者的分析,例(3)中“说话人认为副厅级干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与句末“不就 X 了”或有不同,诸如例(1)的 X 是“行了”,但我们不可以说对“行了”这个评价表示看轻。所以,沿着作者从构式发展的思路,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句末“不就 X 了”是“不就 X”构式的进一步发展,从而构式义也随之出现变异。

蔡旺、杨遗旗(2014)从词汇化的角度指出“不就”演化为一个复合副词,与副词“就”相比,更偏向表现主观小量。主观小量的解释力较强,可是副词“就”也有主观小量的功能(陈小荷,1994),两者是否能完全等同?这一点作者是认同的。不过下句疑似是一个反例:

(4)你更傻,早点对他说不就好了。(凌尘土《都是招亲惹的祸》)

姑且认为主观小量的对象是“早点对他说”,也就是说说话人认为不难达成。“不就好了”如改作“就好了”,虽在小句内没有问题,但跟前文“你更傻”语义相抵触。因而单纯视作主观小量还不能精确定位“不就”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另外,句末的“不就 X 了”在一些情况下“了”不可或缺,其中的“不就”是否独立做句法成分有待斟酌。

各位前贤的研究给予本文许多洞见和启发,同时也提供可供研究的余地,归纳起来有三个较为重要的问题:一是句末“不就 X 了”构式有哪些句法表现区别于一般的“不就 X”构式?二是句末“不就 X 了”构式的句法特征是为了呈现什么样的语义—语用功能?三是句末“不就 X 了”构式与反问句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联系?

## 二 句法表现

句末“不就 X 了”构式句法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是与其形式相似但实质不同的结构之间的差异;其次是 X 成分选择上的限制性与优先性;最后是与其前成分的关系

系特点<sup>②</sup>。

### 2.1 与相似结构的差异

一些结构跟句末“不就X了”构式有相似的组成方式,但有本质上的不同。句末“不就X了”构式与其区别主要有三:一是不可有显性或者隐性的后接宾语;二是前接成分不得是单个名词性短语;三是结构之中不可再插入其他成分。

#### 1) 不可后接宾语

既然是句末构式,便不能再跟宾语等后接成分。如果宾语出现省略或隐含,则构成极其相似的结构,比如:

(5) 童爷是飞毛腿,十几里路一眨眼不就到了。(李凉《快乐强盗》)

例(5)中的“不就到了”不属于本文所讨论的构式,因为实际上宾语隐含了,即成了隐性的后接成分,其完整语义是“不就到了(终点)”<sup>③</sup>。除了“吗、嘛、么”等少数语气助词之外,如果句子的右端还能够继续延展,该结构就不具备句末构式的定位。

#### 2) 前接成分不可为单个名词短语

同样作为句末成分,“不就X了”的前接成分一定包含述谓结构,单纯的名词性成分没有述谓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不就……了”成了一个主谓短语的语气修饰结构,跟相对独立的“不就X了”构式不可混为一谈,如下所示:

(6) 我们两个一起努力,问题不就解决了。(林如是《逆情》)

前接成分是“问题”是一个名词,其述谓成分是“解决”,“不就解决了”本身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构式,而是附丽于“问题……解决”这个主谓短语的语气结构,跟句末构式并不同类。更简单的测试方式是看“不就X了”能否加逗号<sup>④</sup>,如果不行,则不是我们所探讨的句末构式。

#### 3) 中间不可插入其他成分

作为一个构式,内部构件有一定的凝固性,其中只有X能够有一定数量的候选项,其他成分是紧密不可分割的,这意味着成分间不允许插入其他成分,比如:

(7) 男人嘛!再找不就有了。(子纓《爱上黑帮大佬》)

例(7)中,“不”与“就”之间可以插入“一下、很快”等成分,“就”与“有”之间可以插入“又”,“有”与“了”之间可以插入“新的、别的”等成分。所以这是一个与句末“不就X了”高度相似,但尚未完成构式化的同构结构。

所以,句末“不就X了”构式的前、中、后成分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为构式义浮现服务的;由于构式化的完成有一定的阶段性,所以一些相同构件组成的结构可能形成巧合性对应。我们不排除构式化进程的发展阶段,很可能是从“不就”的凝固化,到“不就”与

② 《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人之一指出有必要关注构件对构式的影响,这一点笔者赞同。只是事实上句末“不就X了”构式义的形成跟所处的反问句与前接的条件小句关系更为密切(下文有详述),反而从构件分析看不到构式义的依据。这一点跟Goldberg(1995,2006,2019)坚持的构式整体功能无法从部分预测保持一致。所以本文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上下文的考虑上。

③ 《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人之一认为如果补出句子较难成立,那么分析为隐含(implication)而不是省略(ellipsis)更为恰当。

④ 此外还有一种测试方式是看“不就X了”是否可添加“这/那”回指此前整个小句。两类方式由《世界汉语教学》匿名审稿人提供,在此深表谢意。

“了”的共现惯常化,再到与 X 合并成为不可分解的整体且定位于句子末尾的定型化。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但必须要跟相似结构区分开来,才能真正确定本文的研究对象。

## 2.2 成分 X 的选择

BCC 语料库显示,句末“不就 X 了”构式中 X 的选择较为固定,但具体使用上还是有明显的偏向性。尤其是双音节 X,存在大量的稀疏数据,有些可能受方言或者外语影响,比如:

(8)广告都包给她做,不就搞掂了?(张欣《今生有约》)

(9)下次让同学帮忙带手机不就 OK 了。(微博语料)

稀疏数据基本上是频次低于 5 次的,虽然可以使用,但是至少在可见语料中还不能算作典型的用法。我们统计了 5 次以上的用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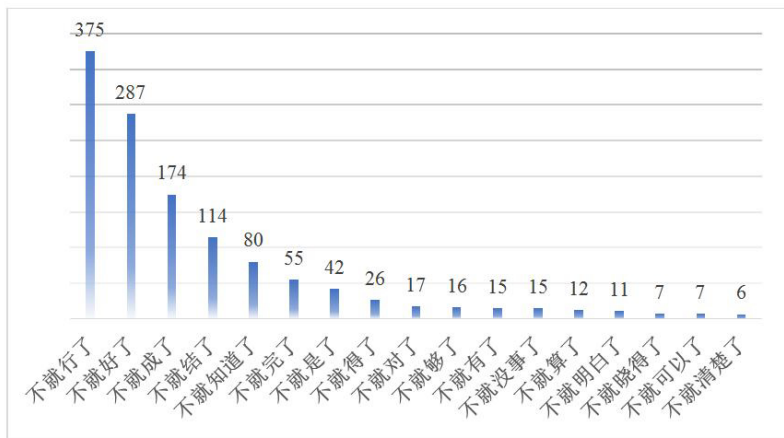


图 1 句末“不就 X 了”构式用例

可以看到,“不就行了、不就好了、不就成了、不就结了”在单音节 X 用例中占有显著优势;“不就知道了”在双音节 X 用例中占有显著优势。以上 17 类 X 的取值表现的都是说话人的评价,几乎都包含有完结、完成、完善的意义,有的是事件的完结,比如“不就完了”;有的是义务的完成,比如“不就够了”;有的是认识的完善,比如“不就明白了”。已有数据表明,高频常见的句末“不就 X 了”构式的 X 构件都蕴涵跟[+终结]相关的某种评价。

## 2.3 跟前接成分的关系

句末“不就 X 了”构式跟前接成分的关系可以算是一种申说式的紧缩(王力,1985:105)。这种紧缩有三种特征:一是后成分是前成分的申辩说明;二是前成分往往是一个完整或者不完整的命题;三是后成分往往短小。王先生举的例子如下:

(10)身子更要保重才好。

(11)且商议咱们八月十五赏月是正经。

可见言说的重心放在前成分之上,于是后成分语言编码精简甚至没有停顿。不仅后成分有紧缩的现象,前成分也出现紧缩格式的特征,比如前成分是小句时,该小句会出现一系列非句化。高增霞(2005)提出多个小句整合成单一小句时,次要小句或多或少会丢失一部分句子的特征,且丢失的特征越多,小句结合得越紧密,整合的程度越深,这个过程就是非句化。非句化有一些句法上的具体表现,譬如情态语气受限或丢失、时体成分受限或丢失、主语隐含等。小句整合正是王力先生所言的复句紧缩。观察语料,我们发现非句化的句法表现在句末“不就 X 了”构式的前成分中都有体现。

## 1) 情态语气成分无法补出

(12) 我们(\*可以/应该/必须)瞒着他不就好了。(左晴雯《最爱》)

(13) 我们别理他的话(\*吧/呀/呗)不就好了。(于澄心《咆哮魔鬼》)

以上前成分小句语义上都可以接受的情态与语气成分受到非句化条件的制约,在与句末“不 X 了”构式共现时无法补出。

## 2) 时体成分有时可补出,有时无法补出

(14) 何必麻烦,你直接帮我换(了)不就成了。(连清《狂徒交易》)

(15) 那由他们说去,你我心里知道(\*了)不就行了。(司徒红《妖灵皇子》)

以上两例,增添时体成分“了”并不改变原句句义,但是例(14)可以补出,例(15)不能补出,这一方面跟非句化小句处于从陈述性成分向指称性成分的过渡地带有关,另一方面跟小句紧缩后的韵律变化有关。

## 3) 小句主语可以补出,但通常省略

我们抽样调查了 525 个句末“不 X 了”构式,发现其中 296 例前接小句没有主语,占 56.38%;虽然主语的定義依然有争议,但是我们采取的是最宽松的原则,即小句谓词前没有任何题元成分,即使在这样宽松的标准下依然有超过一半的前接成分没有主语,但是几乎都可以根据上下文补出主语,比如:

(16) “你也知道林主任的个性,他最讨厌别人迟到了。”“(我们)编个理由不就成了”。(于晴《原来是你》)

(17) 江柏恩不知在什么时候上了台,他牵动唇角无奈地爱怜一笑,拉过无辜站在水球下的她。“傻瓜,(你)说出来不就好了。”(陈明娣《小女子大作风》)

例(16)(17)中的原文小句都省略了主语,也都可以补出,不影响句子的合法性。同样在主语出现的例句中,这些主语也多半可以自然地省去,因为做主语的都是人称代词,以第一、第二人称居多。虽然吕叔湘主编(1999:8)认为省略人称代词是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但是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省略在口语对话中更为频繁。语料也可以印证,句末“不 X 了”构式是一类对话构式,样本中全部 525 个例句都在对话之中。

## 三 语义—语用表现

句末“不 X 了”构式结构紧凑凝固,可变成成分 X 选择稳定,多为终结义的词项,与前接小句整合之后出现一系列非句化表现。然而,句末“就 X 了”也存在高度类似的分布,那么两者全然一致吗?一致与不同各在何处?有必要从语义—语用角度做进一步区分。

石飞(2019)对句末“就是了”的话语功能进行了细致分析,基本逻辑是“就是了”可以表示评价、确认和建议等言语行为,这些言语行为的形成跟“就是了”处于非现实条件句密切相关;结论句在句末的长期凝固化以及主观化,使其浮现出“理所当然”的结果之义,从而在话语互动中演化为“这样做最好、最简单,不用犹豫”的话语立场。

句末“不 X 了”构式与句末“就是了”的语用功能至少有三点保持一致:一是亦可表示建议,二是亦常处于非现实条件句之中,三是亦可推导出说话人淡化困难的立场。

## 1) 可以表示建议

(18) 此时他开口了:“你们不是说有大姑娘的亲笔信函?(我建议)拿给蝶姑娘看看不就

行了。”(黄苓《蝶恋》)

- (19)你老婆就在外面和老板聊天,(我建议)我和她一块去问医生可不可以让你吃不就成了。(李馨《笑面娇娃》)

例(18)(19)括号中内容是原文没有的,但所在小句的言语行为都不是以言指事,即用语言表示发生的一件事(行域);也不是以言断事,即用语言表示说话人对发生事件的推断(知域);而是以言行事,即语言本身就是做事(言域),通过言说说话人提出一个意见,在小句之前可以补上言语行为的支撑小句。

## 2)常处于非现实条件句之中

- (20)你目的不过想孤儿有衣穿有书读,只要他们穿得暖,又识字,不就行了。(亦舒《生活之旅》)

- (21)但它的价值不就是人所赋予的,如果我认为当弹珠是最高价值,不就好了。(白暮霖《哪个皇上不风流》)

- (22)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下个月再回请你不就行了。(王京玲《边关守将》)

例(20)(21)分别由连词“只要”和“如果”引领条件小句,“不就 X 了”构式充当满足了该条件的结果,两者构成条件复句的对子;不过从小句语义得知,该条件不是客观发生的,而是说话人设定的,有可能是尚未发生之事,也有可能对已发生之事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总之是非现实的条件。而例(22)的情况较为特殊,是由构式“如果……的话”设定一个假设的背景,在此背景之下再给出条件,因此也是一种非现实的条件。“不就 X 了”构式意义虚灵,句子的语义重心实际放在条件句上,该条件应理解为提议。

## 3)说话人淡化困难

- (23)很简单啊!再加几个字不就行了。(李凉《神偷小千》)

- (24)何必这么麻烦?你只要再拿出金牌不就成了。(欧阳青《夜魅索情》)

- (25)这一点不会是问题啦!反正你把人家娶过门,养个几年培养感情,不就成了。(阿蛮《却下水晶帘》)

说话人淡化复杂性的依据在于,话语中跟构式邻近的小句常出现叮嘱听话人降低事件复杂性的预估,避免听话人畏难纠结的语气标记,比如上几例中的“很简单啊、何必这么麻烦、这一点不会是问题啦”,它们直接引出说话人自认为的方便轻松的方案,即非现实的条件在说话人看来,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易行的。

与句末“就是了”构式一致的三点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正是因为说话人淡化困难,所以就自己认知范围内规避复杂的选项,给出一个易行的非现实条件,而这个非现实条件出于结论小句表义的虚化,演变出提供简单明了的建议功能。句末的“就是了”和“不就 X 了”长期浸染在这一类型的语境之中,因而浮现出“因为简单易行,说话人希望听话人听从建议”的构式义。<sup>⑤</sup>但是语感告诉我们,除了以上的相似之处,两者的不同之处也颇为明显,就拿最小对立的句末“就是了”构式和句末“不就 X 了”构式而言,存在两处重要差别:

<sup>⑤</sup> 审稿人之一希望能够讨论一下“就 X 了”和“不就 X 了”有相同表现的来源,但本文主要还是侧重共时研究方面。但对这个问题,石飞(2019)的判断很有启发,其实两者都是非现实条件句的常见后接成分,语境吸收了条件复句的一部分功能,而肯定与否定的对立无显现跟反问有关,第四部分将详述。

一处差别是句末“就是了”构式可以表示对事实或者评价的确认,而句末“不就X了”构式不可以,以下例句来自石飞(2019):

(26)我也急着跟了上去,走到门口,只听到满叔对玉卿嫂说道:“玉妹,你再想想看,我表哥总不会亏待你就是了(/\*不就是了),你下半辈子的吃、穿,一切包在我身上,你还愁什么?”(白先勇《玉卿嫂》)

(27)不,老杜同志,不要以为区委怀疑你。你被捕以后,尽管有人说你叛变了,可是组织上已经弄清楚,那不是事实。不过,你的表现有些软弱就是了(/\*不就是了)。(雪克《战斗的青春》)

例(26)可以说是对某类事实的确定,例(27)是某种主观评价的确定,但原句中的“就是了”不能替换成“不就是了”,因为“就是了”实际上表示的是元话语行为标记“可以确认的是……”的功能。“就”可以作为确认标记,比如“就他知道”;“是”也可以做确认标记,比如“他是知道”。所以“就是了”在这里发展的是构式构件的确认义一面,而非结论义一面。“不就是了”有否定标记“不”,消解了确认义,从而只继承了从非现实条件句发展来的结论义。

另一处差别是句末“不就X了”构式可以用于责备,而句末“就是了”构式不可以,比如:

(28)“好好,我真无理,真混蛋,不该惹你生气。”“你要早这样,不就没事了(/不就是了/\*就是了/\*就没事了)。”(王朔《给我顶住》)

(29)“她干嘛找你?直接告诉我就不好了(/不就是了/\*就是了/\*就好了)。”“不知道。我在教室前碰到她,她叫我这么跟你说。”(谷川流时《逃离学校》)

(30)“你不会看不出来吧?”她澄亮的眼盯着他说道。“你刚才载她就不好了(/不就是了/\*就是了/\*就好了)。”(岳霏《男人第六感》)

上述三例中说话人都对听话人进行了责备。为了进行平行比较,我们也列出了“不就是了”与“就X了”的形式,发现都可替换成“不就是了”,而不能替换成“就是了”或“就X了”。因为从上下文可以知道,说话人设立了一个反事实的情景,即明知是假命题的情景(陈振宇、姜毅宁,2019),对听话人没有如此这般行为而感到气愤,进而表达一种责备的语气。但如果换成“就是了”,这种责备的语气便不复存在,与前后文铺垫的语用环境发生矛盾。<sup>⑥</sup>

那么,为什么句末“不就X了”构式会跟责备的语境相符合呢?这里需要结合上文谈到的三点共性之一的淡化困难功能一起观察。虽然句末“就X了”和句末“不就X了”都表达对困难的淡化,但是把S标为前接小句的事件,“S就是了”实际上说明S不算困难,而“S不就是了”说明S非常简单。试比较把例(23)中的“几个字”修改成“几万字”后句末分别用“不就X了”与“就X了”的情况(＃标记语用不适<sup>⑦</sup>,不完全排除特殊条件下的使用):

⑥ 匿名审稿人之一提出有时“就X了”也可以用于责备,比如: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没算错吧?”老太太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你自己算就是了。”我说。“这孩子,说话真是暴躁。”(莫言《会唱歌的墙》)

可能是语感上的差异,笔者认为这里的“就是了”责备用法不明显,因为责备往往是对已然事件的一种评价,“不就X了”通过反事实手段说明当时应该这样却未实现,从而迂回达到批评指责的功能。上句的“就是了”更多是说话不委婉、不礼貌、生硬唐突,具体是否为指责难以确定。匿名审稿人随后指出责备应来源于否定反问句的负面事理立场(刘娅琼、陶红印,2011),这一点我们甚为赞同。

⑦ 此标记来自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31)<sup>#</sup> 再加几万字不就行了。

(32) 再加几万字就行了。

例(31)接受度很低,原因在于增加几万字,在一般人的通用认知能力中,绝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例(32)可以接受,是因为增加几万个字之后就够了,意味着可以增加更多(即设置更高的困难度),但到这个程度足以达到要求,正如石飞(2019)言及句末“就是了”的论断一样,句末“就X了”构式本质上还是凸显某事件的充分条件。从主观化表达上说,句末“不就X了”构式强调此事不可更简单(最简条件),而句末“就X了”构式强调此事还可以更复杂(简单条件)。<sup>⑧</sup>

不可更简单的事件,却没有实现或者成功,这就是句末“不就X了”构式与责备语气相容的地方。所以,郭奇军(2012)认为“不就X了”具有看轻之义,可以算作该构式的语用后果。更明白直观的是吕叔湘主编(1999:253)对“还”的一类情态表述,同样可以用于句末“不就X了”构式的功能上,即“把事情往小里、轻里、低里说”,属于主观小量,又不仅仅是主观小量,同时也体现说话人主观上轻松与低估的态度;但不属于委婉,因为该表达并非出于礼貌原则(Leech, 2014:91)对听话人的观点感受高估价,而对说话人的观点感受低估价,多数情况恰好相反,说话人有炫耀自身认识水平的意味,无论是建议还是责备的用法都透露出优越的立场态度,对说话人的估价高于听话人。

非礼貌而将事件轻说,说话人凸显认知优越的评价立场。此处的优越立场来自事件的无反预期性。从说话人的自预期角度,低于预期表现为所述事件全然处于自己的理解与掌控之中,不会有任何差池;从听话人的他预期角度,说话人默认必不超出对方预期,事件的简单易行不言自明,默认对方肯定会接受;从社会心理基准的常理预期角度,说话人持有的信念反映事件的简单易行是共有知识。<sup>⑨</sup> 所谓共有知识(common knowledge),就是不仅群体中每个人知道该事件——即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也知道该事件——即互有知识(mutual knowledge)。共有知识相当于该事件既是公共知识,又是互有知识(Lewis, 1969:52—53)。因而自预期、他预期、常理预期三个方面,说话人都坚信自己以及对方知识在正常情况下完全能够驾驭事件内容。责备义的浮现正是事件本来是无反预期的,但是真实情况却是反预期,预期的落差致使说话人用反事实讽刺当事人无法胜任如此简单之事,从而实现对于真实发生事件的负面评价。

#### 四 反意外与意外、解一反预期、反问之关联

本身无反预期性质,又排斥反预期出现,结合表建议附带的不以为意的态度,以及表责备附带的轻描淡写的语气,我们认为根本上句末“不就X了”构式的说话人是对于意外的逆反:说话人自己毫不意外,听话人不应意外,按照常识也不可能意外。

<sup>⑧</sup> 匿名审稿人之一指出“就X了”的构式意义从充分条件(即足量条件)转变为主观小条件(即要求低的条件),这是一种普遍语用倾向的反映。“不就X了”一方面继承了反问语气的强调与感叹,更强化主观小条件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不”使用过多而语用磨损,使构式超越了反问语气,所以“不就X了”可以分成两个层次:i表示主观小条件,ii表示对听话人不知晓的不满。层次i对方面一的发展容易理解,层次ii如何从语用磨损中浮现,可能需要中间环节。陈振宇、姜毅宁(2019)的“双重反预期”是一种解释,但笔者坚持构式“不就X了”是对“最简条件”的强调。

<sup>⑨</sup> 自预期、他预期和常理预期的划分来源于吴福祥(2004)。

## 4.1 反意外与意外之关联

与 Delancey (1997)、Aikhenvald (2012) 提出的意外范畴 (mirativity) 相对应, 陈禹 (2018a) 认为存在反意外范畴 (counter-mirativity), 指在说话人意料之中, 或者打消听话人意料之外的话语范畴。现代汉语中典型的反意外范畴成员有“还不是、不还是、不就是、不也是、而已、罢了、果然、当然”等, 反意外范畴的重要特点是它既可以是合预期, 又可以是反预期, 甚至既非合预期又非反预期, 而是跟由预期产生的感叹、疑问与否定语气的统一体——意外高度相关。句末“不就 X 了”构式符合定义, 应看作一类反意外标记。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指出感叹、疑问与否定构成意外范畴的三个维度, 三者共同组成意外三角: 感叹是由意外产生的强烈情绪, 通常有负面的反感、愤怒、痛苦或正面的赞叹、幸福; 疑问是由意外造成的不确定性, 通常需要寻求答案甚至迫切需要对方回答; 否定是意外导致语用层面上对真值或合理性的不承认, 通常包括命题否定与元语否定。

意外三角细化了意外范畴的语用系统, 同时也给我们洞察反意外提供了启示。既然反意外是对意外的逆反, 那么与其紧密关联的三元组是否也会走到自身反面呢? 答案是肯定的。首先, 反意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事情往小里、轻里、低里说”, 那么如此轻描淡写的语气事实上是强烈情绪语气的反面, 也就是感叹的对立端, 但又不具备委婉语气特殊的社会语用功能, 我们可以命名为“轻说” (understated) 功能。<sup>⑩</sup> 其次, 反意外所杜绝的正是不确定性, 确定性使说话人显得信心满满, 也暗示听话人无须担心, 这样也就走到了疑问的反面, 疑问的反面不仅仅是相信或者劝说, 而是对于事件的真实性与正当性不需要也不允许有任何的怀疑, 即可以称作“无疑” (doubtless) 功能。另外, 反意外建立在无疑的基础之上, 那么无论是从命题还是元语, 都不可能表现或者接受任何否认, 所以即使很多反意外标记带有否定形式“不”, 但往往是纯粹的肯定 (affirmative) 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 反意外对意外的逆反, 不是“不意外”, 也不是“非意外”, 而是造成跟意外的“冲突”。这种冲突产生于说话人与听话人对双方认识状态之间的预估, 是交互主观性 (intersubjectivity) 的彰显。如果听话人表现出意外, 而说话人认为对方不必意外, 说话人对听话人意外的事实与应该不意外的评价的冲突构成一类反意外 (比如“而已、罢了”)。如果听话人表现出意外, 而说话人对于听话人的意外反而意外, 成为一种二阶的意外, 那么这种意外与意外之意外的冲突构成另一类反意外 (比如“不还是、不也是”)。“不就 X 了”兼具两类反意外特点, 前一类加强了作为建议、提议功能的语力, 使之具有提供最简条件的语气; 后一类反映了负面评价立场, 为责备语气的功能张本。<sup>⑪</sup>

<sup>⑩</sup> 匿名审稿人之一指出“轻说”这个概念可能不好理解, 这里做一下说明: 轻说是相对重说而言的。重说是强调的重要方面。徐晶凝 (2000) 直接将“重说语气”解释为“强调”, 张谊生 (2000: 59) 则将“强调”释义为“说话人对相关命题的高度重视和坚定的态度”, 等同于重说。所以, 由重说的讨论可以得知, 轻说实际上就是不强调、不重视、轻描淡写、不以为意。这跟郭奇军 (2012) 提到的“看轻”非常相近, 但我们不主张使用“看轻”这种表述, 一是自带贬义, 轻说则较为中性; 二是多表现认识状态, 而轻说表现言说态度。“轻视”与“看轻”情况类似。

<sup>⑪</sup> 三位审稿人都希望进一步阐述“反意外”与“不意外”“非意外”的区分, 以及跟最简建议与责备语气之间的关联, 笔者认为反意外存在交互主体之间的“冲突”属性可能是以上区分与关联的本质。主要观点来自其中一名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深表感谢。

#### 4.2 反意外与解—反预期之关联

与反意外非常相似的是袁毓林(2012:198—199)的解—反预期表达,其定义为“用一个极端反预期的事情来衬托一个不太极端的事情,从而达到表示不足为奇、不在话下的表达效果”,比如袁文的例子:

(33)连李县长那样的好人都要受罪,那咱们就更别提了。

上句存在一类递进,极端反预期的事情“李县长那样的好人”(预设:好人有好报)要受罪,递进为不太极端的事情“咱们”要受罪是肯定的,所以袁文说这种递进往往是由深到浅的反方向递进。这样看,似乎跟反意外的轻说(落脚点是浅的方面)、无疑(不足为奇)高度一致。但是陈振宇(2019)指出解—反预期存在两个立场事件:一个是意外之事,即某件事造成预期不同或相反,让人意外;另一个是解惑之事,即找到某种因素,说明这件事是常规的或合理的,因此不应该意外。如果两个立场事件的论断正确,那么反意外与解—反预期的差别是明显的:首先,反意外可以无须设定存在一个意外之事,因为说话者可以依据自身经验以及常理规约,认定此事不是意外之事;其次,反意外无须齐备二元对立的配置,解—反预期的实现需要借助二元的深浅对立,完成一个“深者已实现,浅者必然实现”的推理过程,反意外则不需要这样的语用推理;再次,解惑者认为某些因素让一件可能意外的事变为意料之中,而反意外在一些情况下在说话人看来是根本不可能意外的。因此我们认为解—反预期与反意外有相关性,但并不是同一性质的语气范畴。归根结底,解—反预期是从预期/预设的理论框架出发,而反意外是从意外及其相关语用现象出发,出发点有所不同。

以反意外的视角观察句末“不就 X 了”构式,许多句法语义上的困扰纠结可以迎刃而解。第一,句末“不就 X 了”构式中 X 的取值都蕴涵终结义,这是因为其反意外功能要求语义的无疑性。既然是无疑的事情,在说话人看来就是不用再继续讨论的,暗示其提供的建议已是最简方案<sup>⑫</sup>,再探讨也是徒劳。第二,句末“不就 X 了”构式前接小句中无法补出情态成分,这是因为情态成分本质上是对可能世界的量化,比如英语中情态动词 *must* 是对可能世界的全称量化,*can* 是对可能世界的存在量化(Kratzer,1991;王莹莹、潘海华,2019),而反意外的肯定性意味着说话人对于命题的信念是必然发生,并且理所应当的,所以其诉诸的不是可能世界的表达,因而排斥情态词与之共现,反意外是说话人必然世界的反映。第三,句末“不就 X 了”构式与句末“就 X 了”构式相比淡化困难的程度更高,这是因为反意外的轻说性是在感叹的反面,句末“不就 X 了”构式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命题所述状况出现意外,或者命题的真值与合理性令人惊诧,反而显得莫名其妙、匪夷所思,这也就是为何会浮现责备的用法,从逆向突出说话人对困难程度的轻描淡写与不以为意,反观句末“就 X 了”构式是正向说明这样做就够了,语力上略逊一筹。

#### 4.3 反意外与反问之关联

反意外标记的轻说、无疑和肯定功能来源于何处呢?一方面,来源于终结义的标记占一部分,如“而已”的“已”、“罢了”的“罢”、“果然”的“果”都有终结的意思,从事件的终结发展到认识的终结,再发展到“了然于胸”的自满性、“不言而喻”的自明性、“明白无误”的底线性,<sup>⑬</sup>

<sup>⑫</sup> 感谢匿名审稿人此处细致的提示。

<sup>⑬</sup> 张秀松(2015)就“毕竟”这一类含终结义的语义演化有出色的论述。

都依次指向轻说、无疑和肯定功能。另一方面,诸多反意外标记有明显的反问句根源,如“还不是、不也是、不就是”以及本文涉及的“不就 X 了”。<sup>⑭</sup> 根据我们调查的语料,典型反问用法(991 例)比缓和反问用法(779 例)多 27%;虽然一些有典型反问用法(句末用问号)的更接近于缓和反问,甚至陈述语气,另外一些缓和反问用法(句末用句号)也有强反问意味,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在共时条件下两者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构式竞争关系。所谓构式竞争(construction competition),是同一历时阶段共存的一组构式,由于分享某种形式或功能,在使用度、变异度、能产度上此消彼长的关系与过程(赵琪,2013;Bybee,2015:172;陈禹,2018b;Goldberg,2019:76-77)<sup>⑮</sup>。蔡旺、杨遗旗(2014)证明“不就”的肯定含义是由反问语气浮现而来,如果该论断可以接受,那么含“不”的一系列反意外标记都可以类推至反问句这个来源。那么,反问与反意外共通的机制是什么呢?反问句如何能发展为反意外标记呢?

胡德明(2010:292-293)从反问句的产生模式角度,论证反问句的核心功能是否定。他认为反问句是对言论或者行为的前提进行提问,提问的目的是否定该前提,进而否定言论与行为。作者认为该核心功能在语境中能够产生 25 种衍生功能:辩驳、责怪、斥责、埋怨、怨恨、批评、提醒、确认、困惑、惊异、出乎意料、劝阻、劝说、催促、鄙夷、嘲讽、感叹、无奈、强调、应答、释因、威胁、叮嘱、愤怒、骄傲。尽管衍生功能纷繁复杂,似无头绪,然而都是从否定功能发展而来的,一条路径是否定言论或行为的可能性,另一条是否定言论或行为的合理性。但根据张文贤、乐耀(2018)对于反问句会话功能的分析,其实还存在一类否定,即否定言论或行为的价值性。根据 Labov & Fanshel(1977:100)的 A、B-events 理论,除了说话人独有、听话人独有以及双方共有的事件知识(分别记作 A-events、B-events 和 AB-events),还存在一类 O-events(Known to everyone present),即信息为人人皆知的常识。如果说话人对于 O-events 提问,就是责怪对方连这件事都不知道或者没注意到,由于 O-events 是共有知识乃至交际基础,这种责怪实际上是否定所述言论或行为的认知水平及其持有者的面子。说话人凭借认知优越感对于该言论或行为采取较为不礼貌的挑战,是对其交际价值的蔑视。

“还不是、不也是、不就是、不就 X 了”构式都含有否定构件“不”,构式化之前标记的是一个否定事件,由于反问句的核心功能是否定可能性、合理性和价值性,所以当这些结构进入反问句,会发生一些有趣的变化。首先,否定之否定等于肯定,否定事件的反问也一定是肯定的;其次,否定一个否定事件的可能性,等价于肯定事件的必然性,因为不做某事是不可能的,则可推导出做某事是必然的,而否定一个否定事件的合理性,等价于肯定事件的正当性,因为不做某事是不合理的,则可推导出做某事是正当的,那么,肯定的事件既是必然的,又是正当的,这件事的实现就是无疑的,因为其真值与道义上的挑战都已被消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反问句否定价值性是语用推理的结果,其实 O-events 是通过否定对方知晓常识,

<sup>⑭</sup> 匿名审稿人之一认为有必要说明“还不是、不也是、不就是、不就 X 了”之间的区别,以充分了解反意外标记的内涵。笔者深表赞同,只是四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也不乏纠结缠绕之处,当另文详述。

<sup>⑮</sup> 虽然都是探讨构式的竞争,但四者的方法与侧重点各有不同:赵文的侧重点在典型构式向非典型构式的过渡;Bybee 关注的是同一功能的构式历时演化方向;陈文强调的是同一形式不同功能的构式共时较量;Goldberg 的目标是解释为何有些构式容易变异,另一些趋于保守。其实以上四点也是构式竞争的不同侧面,研究旨趣殊途同归。

即认知价值的最小量,从而否定对方整个认知价值的全量(张汶静、陈振宇,2016),但是否定的作用实际上是使最小量级的否定变成最小量级的肯定,即对方连最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变成了最简单的事情对方知道,原有的语用量级推理不复存在,而变成了一件理所应当与不值一提的事,这也就导致轻说功能的浮现,以表现说话人的轻描淡写。反问句促使否定结构发展为反意外构式的机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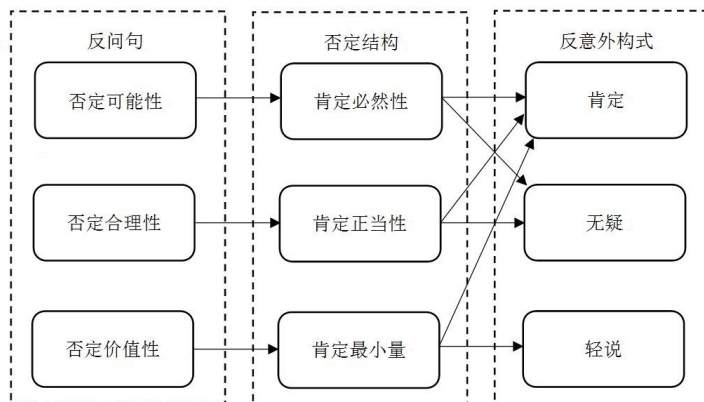


图2 否定结构从反问句到反意外构式的发生机制

可以看出,一部分否定结构将反问句的语用功能借用并附加到自身。由于构式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结构的组合程度降低,也就是构件的句法/语义透明度降低(Traugott & Trousdale, 2013:121—122),反问句和否定协同所造成的反意外语义特征成为长期固化所形成的构式义。这样就能解释为何包含“还不是、不也是、不就是、不就 X 了”构式的反问句都可能表达反意外语气,但是偏陈述的缓和反问句表达的反意外更为明确,原因就在于,如果以上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典型反问句正是构式化发展的过渡阶段,而缓和反问句正是构式化定型的阶段,反意外的主要语义—语用属性跟语气缓和的反问更加贴合,因而反意外的功能体现得更加显豁。

不过这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为何只是极有限的否定结构演化出反意外构式,而绝大多数否定结构并没有出现这种演化?这跟反问与反意外的矛盾息息相关。从胡德明(2010:293)列举的反问句25种衍生功能看,辩驳、斥责、埋怨、怨恨、惊异、出乎意料、感叹、强调、威胁、愤怒这几类都有明显的强化语气的要求,也就是吕叔湘主编(1999:252)所言“把事情往大里、重里、高里说”的语气。但是我们知道反意外是需要“把事情往小里、轻里、低里说”,那么与之配合的语气构件既需要有强化语气的功能,又需要有舒缓语气的功能。目前发现含否定构件的反意外构式中,“还不是、不也是、不就是、不就 X 了”中的语气构件“还、也、就”既有语气强调、强化的义项,又有语气舒缓、委婉的义项(吕叔湘主编,1999:252—253、315—318、595—597)。正是这些语气构件的一体两面保证了该结构能大量被反问句所采用,又能跟反意外浮现的语用立场相容,遂促成反意外构式构式化的实现。

## 五 结语

本文讨论了句末“不就 X 了”构式的句法表现以及语义—语用特征,发现其凝固化程度较高,且浮现出无法从构件推导出的建议义、责备义以及淡化困难的含义。通过与类似构式

句末“就X了”的比较,我们发现句末“不就X了”构式本质上表达的是对意外的逆反冲突,也就是反意外的语气功能。作为意外语气的对立端,反意外具有肯定性、无疑性、轻说性三个关联维度。反意外跟解一反预期有同有异,只是反意外更强调说话人对事情本身的态度立场,而解一反预期更关注由深入浅的语用推理。反意外标记中的许多成员,包括句末“不就X了”构式,跟反问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认为反问句的否定功能配合否定结构所造成的翻转性变化是造成反意外构式构式化形成的必要条件,而像“就”这样兼有强化语气与舒缓语气的功能构件是完成构式化的关键要素。限于篇幅,本文尚未涉及近代汉语以来,句末“不就X了”构式的分阶段演化的历时探讨;同时,其与英语反事实构式有一定对应性,其中的语言共性值得思考。这些都有待方家时彦的进一步洞见。

## 参考文献

- 蔡旺、杨遗旗(2014)“不就”与“就”的异同以及“不就”的词汇化,《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 陈小荷(1994)主观量问题初探——兼谈副词“就”、“才”、“都”,《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陈禹(2018a)作为反意外范畴标记的“还不是”,《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陈禹(2018b)“V好”的构式竞争与篇章动力,《汉语学习》第6期。
- 陈振宇(2019)预期与意外,第十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日本神户,10月26—27日)论文。
- 陈振宇、杜克华(2015)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 陈振宇、姜毅宁(2019)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中国语文》第3期。
- 冯英(2000)《标点符号用法正误辨析》,北京:北方工业大学出版社。
- 高增霞(2005)从非句化角度看汉语的小句整合,《中国语文》第1期。
- 郭奇军(2012)试谈表看轻义“不就X”构式,《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8期。
- 胡德明(2010)《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 刘娅琼、陶红印(2011)汉语谈话中否定反问句的事理立场功能及类型,《中国语文》第2期。
- 吕叔湘主编(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石飞(2019)句末“就是了”的话语立场与话语功能,《汉语学习》第6期。
- 王力(1985)《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莹莹、潘海华(2019)排序语义与“能”和“可以”的语义和句法分析,《当代语言学》第3期。
- 吴福祥(2004)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3期。
- 徐晶凝(2000)汉语语气表达方式及语气系统的归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殷树林(2007)“不就VP”反问句的句意类型,《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 袁毓林(2012)《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解释》,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文贤、乐耀(2018)汉语反问句在会话交际中的信息调节功能分析,《语言科学》第2期。
- 张汶静、陈振宇(2016)信息的确定性对否定表达的制约,《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张秀松(2015)“毕竟”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张谊生(2000)《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 赵琪(2013)汉语非典型动结构式的论元结构分析,《汉语学习》第3期。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2) The essence of mirativity. *Linguistic Typology* 16: 435—485.
- Bybee, Joan (2015)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ancey, Scott (1997) Mirativity: The grammatical marking of unexpected inform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1: 33—52.
- Goldberg, Adel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 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del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dele (2019) *Explain me this: Creativity, competition, and the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construc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ratzer, Abgekuja (1991) Modality. In Arnim von Stechow and Dieter Wunderlich (eds.), *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639–650. Berlin: de Gruyter.
- Labov, William & David Fanshel (1977) *Therapeutic discourse: Psychotherapy as convers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eech, Geoffrey (2014) *The pragmatics of polite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David (1969) *Convention—A philosophical stud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 Graeme Trousdale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n the Sentence Final “*Bu jiu X le*”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Concerning Counter-mirativity, Mirativity, De-counter-expectation and Rhetorical Questions

Chen Yu

**Abstract** The sentence final “*bu jiu X le*” construction (henceforth the BJXL construction) is difficult to be given a valid pragmatic analysis due to its unique schematization. Distinctions can be draw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erformances of the highly similar construction “*jiu X le*”. Verified with different expectations, the BJXL construction serves as the reverse to counter-expectation, and to its common consequence, namely mirativity featuring exclamation, interrogation and negation. Therefore, the essence of the BJXL construction is counter-mirativity, which explains the difficulty in characterizing the construction pragmatically, identifies its differences from the de-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 and reflects its emergence mechanism from rhetorical questions.

**Keywords** “*bu jiu X le*”, counter-mirativity, understate, mirativity, de-counter-expectation, rhetorical questions

### 作者简介

陈禹,男,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Email: hkchenyu@hust.edu.cn]